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 碎媳妇

马金莲◎著



◎ 尕师兄

◎ 蝴蝶瓦片

◎ 老两口

◎ 柳叶哨

◎ 山歌儿

◎ 舍舍

◎ 碎媳妇

◎ 瓦罐里的星斗

◎ 掌灯猴

集  
社  
版  
山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 碎 媳 妇

马金莲◎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媳妇 / 马金莲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5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5138-1

I. ①碎…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832 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碎媳妇

马金莲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王晓菊

封面设计 陈 燕

责任印制 王 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7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420 印数 3150 册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138-1/I·1310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 马金莲

回族，1982年生于宁夏。曾在《六盘山》《回族文学》《黄河文学》《朔方》《民族文学》《作品》《散文诗》《飞天》《芒种》《花城》《十月》等杂志发表作品80余万字，部分作品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以及各种年度选本。《碎媳妇》入选《新世纪民族小说选》（英文版）。著有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中篇小说《赛麦的院子》获《民族文学》2010年度小说奖。获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创作优秀奖，宁夏第八次文艺评奖二等奖，固原市第五次文艺评奖一等奖。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 总序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

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



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自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

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

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 目 录 CONTENTS

---

- ◎ 杂师兄 ..... / 1
- ◎ 蝴蝶瓦片 ..... / 39
- ◎ 老两口 ..... / 69
- ◎ 柳叶哨 ..... / 90
- ◎ 山歌儿 ..... / 115
- ◎ 舍 舍 ..... / 153
- ◎ 碎媳妇 ..... / 172
- ◎ 瓦罐里的星斗 ..... / 196
- ◎ 掌灯猴 ..... / 220

## 尕师兄

尕师兄刚来的时节还是个娃娃，白脸，细长的脖子，露在外面的脚踝骨也是白白的。是个模样细嫩的男娃娃。

我们隔着门帘悄悄地看，目光始终围着他打转，看清楚了，我就忍不住偷偷地乐。他这个样子，确实叫人感觉好笑。他的模样真的有些独特。肤色像女子一样的白嫩，也就罢了，主要是一双眼，大得出奇，嵌在圆实的脸上，骨碌碌转动。他的模样，就像画上的大头娃娃。

他还爱笑，一笑，露出白白的牙，我一眼就发现他的前门牙长得整齐，牙的颗粒大而且白，齐刷刷排成排。这样一口牙长在大姑娘的嘴里最招人注意了，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偏偏长在这个毛头小子口里，这就让人觉得稀奇。尕师兄咧着他的一口白牙笑，见

人就笑。样子怯怯的，这笑算是跟人打的招呼吧。一笑，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面。模样敦厚里带着羞怯。

像个大姑娘。姑姑对一屋子的人说。说完用嘴努努，朝着杂师兄站立的地方。女人们抿起嘴角无声地笑。大家心领神会。爷爷将要收的最后一个弟子，竟然真的带有几分姑娘家的秀气和羞怯。

大家的眼里就浮上一丝担忧。

爷爷收不收这个小徒弟不好说。他的模样，不是爷爷一贯赏识的那样。身板不高，勉强算得上结实。长相与爷爷以前带过的徒弟相去甚远，纯粹是两路人。印象里，爷爷看中的人，个个膀大腰圆，虎头虎脑，能下苦，能耐劳，拉起大锯来像牛犊子一样，嗨嗨喘粗气，挥汗如雨。轻易不会叫苦。在重活苦活前从不露怯。说来道去，木匠这碗饭不好吃，不是人人吃得消的，得具备当木匠的资质，结实的身板儿，灵活的脑子。

我爷爷是实诚人。挑拣人就更注重老实厚道与身板结实两方面的结合，所以爷爷的弟子个个是老实厚道人。他们艺满出师以后，在方圆干出一点名堂，有了小小的名气，见了爷爷还是很尊重。每年的开斋节上记得提点干果茶叶来看看老师傅。

爷爷有十来年不曾带弟子了。干活用的是他的二儿子，我们的巴巴。爷爷的三个儿子，志向全不在这一行上，老大自小身子瘦弱，种的十来亩地全靠妇人娃娃帮忙，才勉强种得下去。老三脑子灵，是个能把书本啃进脑子的人，已经念初中了，爷爷就满怀希冀地供养他念书。儿子中只有老二身子结实，是块下苦的料。可惜是个哑巴。脑子并不笨，学东西快，但终究缺少听话说话的本事，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一种不得不承认的遗憾。爷爷在家里接了活干，

改木板时，就喊二巴巴帮忙拉大锯。拉锯是力气活，爷爷打好线，二巴巴按照墨线痕迹拉锯子就成，一般偏不了。其他细致的活计，他就干不好。爷爷一个人敲敲打打，精雕细琢。出外给人打家具、做门窗、盖房子时，爷爷一个人上路，不带哑巴。看得出来，爷爷不打算把手艺传给这个儿子，就算传，他也是掌握不了多少的。爷爷没有教导的耐心，哑巴对木匠这一行的兴趣明显不浓厚。

爷爷一个人坚持了七年，七年里没有收弟子。随着年岁逐增，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就感叹说年纪不饶人，腰来腿不来，老眼昏花，连线也打不端了，等等。爷爷这样感叹几回，方圆的人就都明白了，扇子湾的老木匠，马子良老汉，又要收弟子了。看来是最后一个弟子，关门弟子。

那段日子，附近村庄的人们，茶余饭后，肯定在热切地谈论一件事情，马子良木匠会收谁做弟子？是啥样儿的？咱家这小子不知人家看得上吗？这最后一个徒弟，一定能学到老木匠这辈子的绝学。除非他不想倾囊相授，把绝艺带进坟坑里去。

果然有求学者找上门来。隔三差五就来一个。见了爷爷不是点头哈腰，就是愣头愣脑站着发傻。爷爷看一眼，摇摇头，绝不看第二眼。示意奶奶做饭，吃了打发走人。一段日子过去，前后有十一拨人踏进我们的双扇大门，吃过浆水长面，复又离去。

奶奶明白爷爷的心思，他前半辈子收的全是老实人，干活实诚，不坑人，不骗人，但脑子太死，学到了一点匠人的基本手艺，也能盖房子、做家具，也算是个匠人。可他们做出的家具哪样超得过爷爷设计的样式呢，他们只是守成，没有能力创新，突破他们的师傅，更不要说超越爷爷。有爷爷活在世上，继续吃这碗饭，就有无数新潮的家具样式从他手下流传开来，都是爷爷苦苦想出来的。爷爷



做出来了，他的弟子见了，相继仿照着做。女儿家出嫁的双扇面的梳妆台是爷爷第一个做出来的。四个抽屉，颜色暗红的“北京柜”是爷爷从城里学来的，他做出来，是方圆第一个。经过他的徒弟仿做，在乡里流行开来。总之，是爷爷在开先河。他的那帮弟子，都是四五十的人了，还是老老实实，墨守成规，重复着从师傅处学来的那点手艺，不知道动手创造新的柜子椅子。年轻的时节，爷爷是赞成这一点的，这不更能凸显出他当师傅的能耐嘛。然而，年事渐高，爷爷眼看要退出这一行了。年岁不饶人，腿脚不灵便，干这活常常力不从心。得收最后一个弟子了。爷爷开始在周围物色可意的。

奶奶说这个老汉啊，他的心思重着哩。奶奶和爷爷在同一面土炕上睡了几十年，两个人的两鬓是同时泛起霜色的。她最明白爷爷的心思了。看架势，这回爷爷想收个不一样的。身子骨壮实，还得脑子好使，聪明伶俐。是能真正继承他衣钵的人。

爷爷以前的那些弟子，脑子实在，是学不来绝学的。精巧细致，技术含量高的地方，没有好脑子好心性是不行的。

尕师兄出现了。一开始我们不叫他尕师兄，那时节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怯生着哩。他是由一个女人领着，进了我们的家门。女人是远方一个亲戚。前十几年里，我们的日子紧巴，经常断顿。这女人的男人还在世，他们家道殷实一些，那男人为我们送过粮食。一共是三回。两回送的是洋芋，最后一回是麦子。用毛驴驮了，一路翻山越岭寻找过来，打听到我们扇子湾来。奶奶的几个娃娃就靠那口粮吊着命熬过了难关。现在，亲戚的女人和后人寻上门来了。女人说自打男人病故后，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近来本家想占那十几亩土地，就想法子赶她母子出门。女人说她遇上了合适的人，想走一步。这儿子，最好的去处，莫过于上这里来学手